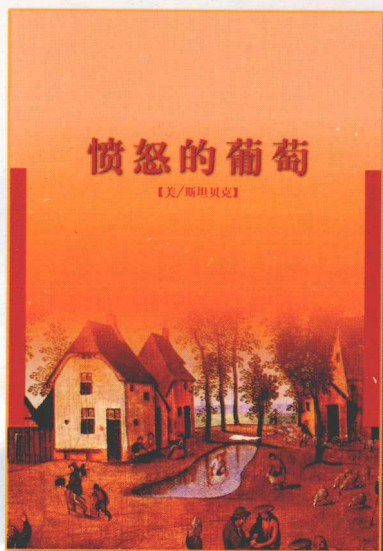


美国教育部门指定美国中学生必读书目
中学生课外必读名著全集

愤怒的葡萄

[美] 斯坦贝克/著
宋菲/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美国教育部门指定美国中学生必读书目

中学生课外必读名著全集

愤怒的葡萄

[美] 斯坦贝克 / 著

宋菲 /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光朝

版式设计:朴贤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生课外必读名著全集/谢凯军主编.

-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10

ISBN 7-80648-507-4

I. 中… II. 谢…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中学-课外读物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312 号

中学生课外必读名著全集

主 编 谢凯军

责任校对 海 涛

出 版 者 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长春市利源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01.125

字 数 4950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8-507-4/I·152

定 价 52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愤怒的葡萄

[法] 斯坦贝克 著
宋 菲 译

目 录

| | |
|-----------------|-------|
| 第 一 章 | (1) |
| 第 二 章 | (5) |
| 第 三 章 | (15) |
| 第 四 章 | (18) |
| 第 五 章 | (35) |
| 第 六 章 | (46) |
| 第 七 章 | (72) |
| 第 八 章 | (79) |
| 第 九 章 | (104) |
| 第 十 章 | (109) |
| 第 十 一 章 | (142) |
| 第 十 二 章 | (145) |
| 第 十 三 章 | (152) |
| 第 十 四 章 | (189) |
| 第 十 五 章 | (192) |
| 第 十 六 章 | (207) |
| 第 十 七 章 | (248) |
| 第 十 八 章 | (257) |
| 第 十 九 章 | (296) |
| 第 二 十 章 | (306) |
| 第 二 十 一 章 | (362) |
| 第 二 十 二 章 | (365) |
| 第 二 十 三 章 | (418) |

| | |
|------------|-------|
| 第二十四章····· | (425) |
| 第二十五章····· | (445) |
| 第二十六章····· | (449) |
| 第二十七章····· | (524) |
| 第二十八章····· | (528) |
| 第二十九章····· | (558) |
| 第三十章····· | (561) |

第十八章

约德一家慢慢向西行进，他们进入了新墨西哥的山区，越过高原的峰峦，爬上了阿利桑那的高原，在一个山凹处俯瞰着多色沙漠。一个边界的守兵挡住了他们。

“上哪儿？”

“去加利福尼亚。”汤姆回答。

“你们打算在阿利桑那耽多久？”

“我们只是过境，不会停留的。”

“带蔬菜和树苗了吗？”

“没有。”

“我得检查一下。”

“我告诉过你了，我们没带蔬菜和树苗。”

守兵办妥了，把一张小小的检查证粘在挡风玻璃上。

“好了，走吧，可是我劝你们最好别停下来。”

“好吧，我们只想赶路。”

他们爬上山坡，山坡上满是弯弯扭扭的矮树。荷尔布鲁克、约瑟城、温斯鲁，再以后，又有些高树。一辆辆汽车喷着气，费力地往上爬。接着就到了旗竿镇，那是最高的地方了。从旗竿镇下来，就是大平原了。水逐渐稀少了，一加仑水的从五分涨到了一毛、一毛五。太阳晒着干燥多石的原野，前面是嵯峨的乱石高峰，已到了阿利桑那西界了。现在他们逃避的是太阳和干旱，他们只有在夜里摸黑行车了，黯淡的车灯在路旁的灰白石壁上闪烁着，他们爬过了

顶峰，深夜的时候开始下坡，经过了遍地乱石的奥特曼。终于在天亮时分见到了下面的科罗拉多河。他们把汽车开到托波克，在桥头停下来，一个守兵便过来把挡风玻璃上的检查证撕了。于是，他们过了桥，进入砂石，遍地的荒原。

爸嚷道：“我们到了——到了加利福尼亚了！”大家呆呆地看着太阳光下闪烁着的砂石以及河对岸阿利桑那州那些可怕的悬崖。

“到沙漠地了，我们得开到有水的地方去休息。”汤姆开口道。

上午，两部汽车颠簸了很久，在发动机烧得滚烫的时候才到了针峰镇，好在这地方有水了。

约德和威尔逊两家人开到河边，看着那可爱的河水在绿色的芦苇中微微晃动。河边有一处停宿地，已支起了十几个帐篷，地面有沼泽地带的水草。汤姆从车里把头探了出来：“我们在这儿停会儿，好吗？”

一个在桶里搓衣裳的健壮女人抬起头来望着他：“这地方可不属于我们的，先生，要停请便，不过会有警察过来查问你们。”

两部汽车停在低湿草地的一片空地上，他把帐篷取下车，当威尔逊的帐篷搭起来的时候，约德家的大油布也绷在绳子上了。

温菲尔德和露西穿过柳树丛，走到河边有芦苇的地方。露西兴头十足地道：“加利福尼亚，这就是加利福尼亚，我们已经到了！”

温菲尔德把一根大芦苇揪了下来，将白色的芯子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他们静静地站在水里，水差不多只到他们的小腿。

“我们还得过沙漠呢。”露西说。

“沙漠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见过一本图画书上的沙漠，到处都是骨头。”

“人骨吗？”

“我想是有，不过多半应该是牛骨头吧！”

“我们会看到那些骨头吗？”

“也许，我不知道。我们要在夜里过沙漠，这是汤姆说的，他还说，如果白天过，是要热死人的。”

“真舒服，凉快极了！”温菲尔德说。他把脚趾头在水底的沙里拨动，弄得水哗啦哗啦的响。“露西！温菲尔德！快回来。”妈妈在那儿催促。他们转身穿过芦苇和柳树，走了回去。

别的帐篷都很沉寂。只有汽车开过来的时候，帐篷的门帷里才探出几个头来，随即又缩了回去。两家的帐篷早已搭好，男人们便又聚在一起。

汤姆说：“我要去洗个澡，洗完再睡觉。噢，奶奶怎么样了？”

“不知道，”爸说，“好象还没醒过来。”他向帐篷歪过头去。一阵哭哭啼啼、胡言乱语从帐篷里传过来。妈妈赶忙走了进去。

“她醒过来了，太好了。”诺亚说，“在卡车上好像嚷了一夜，神经完全错乱了。”

汤姆说：“是，她乏透了。要是不赶快让她好好休息，她恐怕会支持不住的。要知道，她只是累坏了而已。有谁跟我一道去吗？我要去洗个澡。”他站起来，别的男人也站起了身。他们在柳树丛里脱掉衣服，走到水里坐了下来。他们把脚跟踩进泥沙，撑住身子，只把头露出平面。就这样坐了很久。

“唉呀，我老早就想这么洗洗了，”奥尔说。他在水底捞起一把沙土，在身上擦了擦。他们在水里呆着，遥望着那些名为针峰的山巅，望着阿利桑那那些露着白色岩被的高山。

“我们最初就住在那些山里。”爸喃喃地说。

约翰伯伯把头埋进水面之下。“嘿，后来我们到这儿来了。这儿就是加利福尼亚，看起来也并不太富庶呀。”

“我还没见过沙漠呢，”汤姆说，“我觉得沙漠是最糟糕的地方。”

诺亚问道：“今晚上要穿过沙漠吗？”

“你看呢，爸爸？”汤姆问道。

“嗯，我没意见。我们稍事休息也是好的，尤其是对奶奶来说。不然的话，我倒希望早些穿过沙漠，安稳下来找工作。我们只剩下四十块钱了。一旦我们大家找到事做，挣些钱到手里，我就安心了。”

大家坐在水里，感受着流水的洗涤。牧师把双手和两臂露出了水面。他们的身子从脖子往下和手腕往上都还是白的，手和脸却变成了太阳晒的棕黄色，领圈骨上还有个棕黄色的V字形。他们拿着河沙拭着身子。

诺亚有些懒洋洋地：“永远呆在这儿就好了。就这样在水里呆着。不用挨饿，不会发愁。一辈子都呆在水里，象一窝小猪在烂泥上舒服地晒太阳。”

汤姆看着河对岸那些高耸的山峰和河流下游的针峰山，说：“以前从没见过这么险这么高的山。这地方太荒凉了。却是一个国家的要道。但愿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生活舒适些的地方，不用拼命地爬山，跟那些讨厌的石头交往。我见过一张绿油油的原野的图画，妈曾提起过的那种小房子，白色的。妈多想拥有一所白房子啊。我就怕根本没有这么好的地方。而只有这样的图画。”

爸说：“这些还是等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再说吧。会有好地方看的。”

“可是，爸！这里不就是加利福尼亚吗？”

两个穿着工装裤和湿透了的蓝衬衫的男人穿过柳树丛走了出来，看了看这边的几个赤条条的男人。他们喊：“可以游泳吗？”

“不清楚，”汤姆说，“我们还没试过。但坐在这里就很舒服了。”

“那我们也可以到水里来泡一泡吗？”

“这河又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给你们让出一小块地方来了。”

那两个男人脱掉裤子，扔了衬衫，跳进水里。他们的腿上全是尘沙，直到膝盖；他们的脚被汗水浸得白而发软。他们懒懒地坐进水里，无力地擦着腰身。他们是爷俩，看来都被太阳烤坏了。随着流水的声音，他们发出了一些痛苦的呻吟。

爸很客气地问话：“是要上西部去吗？”

“不。我们从那边过来的。打算回家乡去。在那儿根本挣不到一口饭吃。”

汤姆问：“你们的老家在哪里呢？”

“锅把儿，就是在潘巴附近。”

爸又问：“那你们在家乡能养活自己吗？”

“不能。但我们宁愿跟熟识的老乡们一起饿死，也不要跟那些恨我们的人一起挨饿。”

爸说：“你们不知道，我听到这种话，已经是第二次了。他们为什么恨你们呢？”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说。他用双手捧着河水，擦了把脸，鼻子哼着气，连嘴里也喷出气来。污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流，淌在他的脖子上。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很想多了解一些。”爸说。

“我也是这么认为，”汤姆跟着说，“西部的那些人究竟为什么要恨你们？”

那个人用冷酷的眼光看着汤姆：“你们是要去西部吗？”

“还在赶路呢。”

“你们还没到过加利福尼亚吧？”

“没呢，没到过呢。”

“哦，那你们就别管我的话。你们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没错，”汤姆说，“可是谁都想多了解一些自己要去的方地方。”

“哦，你们如果真想知道，我可以说，我也是请教过别人的，并且还透彻地想过。那是个好地方。可是它早就被人霸占了。你们过了这个沙漠，再绕过培克斯菲尔德，就到了那一带地方。那么美丽的地方，你大概一辈子也没见过——放眼望去全是果树和葡萄，风景简直太好了。你们要路过一片平坦的好地方，地下三十尺都还淌着水，那些地都还没有开垦。但你们想要种那些地却不可能。那是属于土地畜产公司的。只要他们不去开种，那些地就会依然荒芜着。如果你们跑到那儿，只要种上一点庄稼，那就等着坐牢吧。”

“那么好的地，你说，他们不去开种？”

“是这样，先生。多好的地呀，他们荒着！就是这样，先生，太令人气愤了，但你还没亲眼看见呢。那些人的眼睛怪里怪气。他们看着你，脸上就好像在说：‘我讨厌你，穷鬼。’还会有警察长来，把你赶走。只是在路旁边支个帐篷住一宿，他们也会赶你走。那些人的脸上，似乎就写着他们恨你的神气。另外——我可以再告诉你多一些。他们之所以恨你，正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吓着了。他们晓得挨饿的人只求一口饭吃，即使吃苦头也没关系。他们也知道不去开垦那些地方是一种罪孽，迟早会有人去种的。多可恶的人啊！你还没被人家叫你‘俄克佬’呢。”

汤姆赶紧问：“俄克佬？又是什么东西？”

“嗯，俄克佬的本意是说你是俄克拉何马人。现在它已经成了

下流杂种的意思。叫你俄克佬，就在骂你是个废物蠢蛋。称呼本身也没什么歹意，但他们说那话时的神气简直太叫人难受。我说了也没用。你们反正还要去那儿。据说我们的老乡去那儿的有三十万，都在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要知道加利福尼亚早就被人霸占了。什么也没有剩下。土地的主人拼命地保护他们的产业，即使要杀光全世界的人也不松手。但他们的心里毕竟也害怕呀，这就搞得他们的脾气很坏。你们看了之后就会明白。你们应该去听听。地方是很美好呀，一辈子也难得一见，可是那些人对你太不客气。他们自己也害怕，也着急，于是彼此之间也不和好。”

汤姆低下头看着河水，脚跟插进了泥沙里。“如果你能找到工作，存下一笔钱，够不够买一小块地呢？”

年长的男人开始大笑，看了看他的儿子，那个一直不言语的儿子也不由得咧开嘴笑了。那人说：“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天天都只是混口饭吃。就是干这种活，还要受人家的白眼。要是摘棉花，磅秤就肯定靠不住。有些可靠，有些不可靠，但是你会觉得所有秤都有问题，也不清楚究竟哪几个是可靠的。反正就是你没有一点办法。”

爸试探性地问：“那边就没有一点好处吗？”

“嗯，好看呀，可是有什么用呢，那里就有一个橙子园——只要你一动手，就会出来一个扛枪的家伙，他有权利将你打死。那儿有个人，在大口岸开报馆的，他一个人就有一百万亩地……”

凯绥赶紧抬起了头来：“一百万亩？他要一百万亩地干什么？”

“我哪里晓得。他就有那么多地。养了一些牛羊。到处都是看守的人，不允许任何人进去。他自己坐了一辆避弹汽车到处乱逛。我见过他的照片。大胖子，像个肉球，一双很难看的小眼睛，嘴巴就象屁股眼。他怕死怕得要命。有了一百万亩地，却总是怕

死。”

凯绥弃而不舍地追问：“他到底拿那一百万亩地干什么？他有一百万亩地有什么用？”

那个人从水里掏出了那双泡得发白、满是皱纹的手来，打开来看看，缩回下嘴唇，侧着头靠在了一边的肩膀上。“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想他是有神经病。一定是这么回事。我不是说见过他的照片吗。就是得了神经病的模样。带着一身晦气。”

“你是说他很怕死吗？”凯绥追问道。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是害怕上帝收他去吧？”

“天知道。反正就是害怕。”

“他还有什么担心的呢？”爸说，“他是不是没什么令他满意的事呢。”

“爷爷从来都不怕死，”汤姆说，“一遇上爷爷兴致好的时候，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有那么一次爷爷和另外一个人在夜里闯进了一群拿维荷人之中。他们特开心，至于他们的这种胡闹，别人可不会那么有兴致。”

凯绥说：“我也这样认为。兴致好的人，都是无所牵挂的；一个晦气、孤单、而又失望的老人就会不停地担心死掉！”

爸问道：“他都有了一百万亩地，究竟还有什么好失望的呢？”

牧师笑了一笑，似乎很迷惑的样子。他用手拨开水面上浮着的一只水虫。“如果有一百万亩地，才能让他感到富足，那么我以为，之所以他会这么需要，恰恰是因为他内心的贫乏，而既然他内心不富有，就是有了一百万亩地，也仍然还是贫乏的，可能他觉得没有办法能让他感到富足，就会失望了——爷爷死的时候，还是威尔逊太太给他让出的一个帐篷，于是我想那时候的她是比那位先

生富足一些的。我这并不是在刻意说教,但是我还从未发现一个象野狗一样疲于捞钱而心满意足的人。”他嘻嘻笑开了,“但这些话又象是在说教,对吧?”

现在太阳热得让人难以忍受了。爸说:“还是泡在水里比较好。这太阳简直是在打算晒死人。”于是他把身子朝后仰了一仰,让水从脖子附近轻轻流过。“如果一个人肯吃苦耐劳,他也没有一点办法吗?”爸问道。

那人坐了起来,看着他。“我跟你讲,先生。我也不是把什么事情都弄得清楚。你们到了那边后,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就算我撒谎了。但要是你们怎么也找不着工作,却又会埋怨我没提醒你们。我就老实对你们说吧,在那边找工作的人多数都是倒楣鬼。”他往水里躺了下去,“谁也不能料到所有的事。”他说。

爸转过头来瞅着约翰伯伯。“你一向话不多,”爸说,“哼,打我们离开家乡以来,你还没有开过两次口呢。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约翰伯伯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就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情。我们反正是要上那儿去,是这样子的吧?所以我们在这儿说着这些没用的话,有什么用呢?反正又不能不去。既然决定了要去,那我们就等去了再看。能找到事做,我们就可以干活,要是找不到,我们就只能坐着等。在这里说废话是毫无意义的。”

汤姆背着身子往后一躺,含了满满一嘴的水,用力向空中一吐,使劲地大笑。“约翰伯伯虽不爱说话,但一说话却是很有道理。没错!他讲话很有道理。我们赶今晚就上路吧,爸?”

“这样也好。早点绕过沙漠也放心些。”

“嗯,我先去林子里睡上一觉。”汤姆从水里站了起来,走上了

沙滩。他将衣服穿在了湿不溜秋的身上，触到衣服的滚烫，不自主地收缩了一下。其余人也先后都上了岸。

那爷俩一直在水里目送着约德家的人走开。之后那个儿子开口说：“希望过六个月后会见到他们，真是造孽！”

那个父亲拿食指擦了擦眼角。“我本不应该告诉他们那些话的，”他说，“人总爱自以为是，把一些事情告诉别人。”

“啊，没关系的，爸！是他们先发问的。”

“唔，这点我也知道。可是那个人不是说，他们铁定是要去的。我告诉他们那些话也不会改变他们的主意，除非在他们到那里这前就先碰了钉子。”

汤姆走到了柳树丛里，找了一个树荫窝里躺下。诺亚在他后面走了过来。

“我先在这里睡上一觉。”汤姆说。

“汤姆！”

“干嘛？”

“汤姆，我不想再继续前进了。”

汤姆赶紧坐了起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汤姆，我不想离开这条河。我打算沿着这条河往下走。”

汤姆说。“你肯定疯了。”

“我去找一根绳子。我就靠钓鱼生活。这么好的一条河是不会饿死人的。”

汤姆说：“你怎么能丢下家里的人不管？还有妈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不会离开这条河的。”诺亚那双相距很远的眼睛半开半闭着，“实际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汤姆。家里人的确对我都很好。然而他们并没有真地关心过我。”

“你真的疯了。”

“不是，我并没有疯。我很清楚自己的情况。我也晓得他们会难过一阵。但是——哎，不论如何我是不跟你们继续走了。你帮我告诉妈吧，汤姆。”

“不，你还是听我说。”汤姆劝他。

“不。说也没用。我刚才在水里泡了一阵。我就离不开它了。我现在就要走了，汤姆，沿着河往下走。我会在这里头捉些鱼虾，但是我离不了这条河。我离不了它。”他从柳荫窝里钻了出来，“你转告妈吧，汤姆。”说完他就走了。

汤姆尾随着他到了河岸。“听我说，你怎么这么笨……”

“说什么都没用了，”诺亚说，“我也很难过，但是管不了了。我一定要走的。”他匆匆忙忙地转过身，顺着河边往下游走去。汤姆本想跟上他，却很快又站住了。他瞅着诺亚在树丛里钻进钻出，一直在顺着河边走。他就那样看着诺亚在河边走，身子越变越小，直到最后钻进柳树丛看不见了。汤姆脱掉了便帽，挠头皮。他回到他的柳荫窝，躺下来睡觉。

奶奶躺在床垫上，那上面绷了一块大油布，妈就在她身边坐着。空气很闷热，苍蝇绕着帆布篷的阴影嗡嗡乱飞。奶奶光着身子，盖了一条淡红色的长窗帘。她那衰老的头急躁不安地来回摇晃。她叽叽咕咕地念叨着，却又说不出一句话来。妈就坐在她旁边，拿了一块硬纸板帮她赶苍蝇，也在那年事已高而渐渐老去的脸上扇起阵阵的热风。罗撒香坐在另一边，乖乖地瞅着她的母亲。

奶奶焦急地叫嚷：“威尔！威尔！过来一下，威尔。”她睁开双眼，恼怒地四处张望。“我要他立即过来，”她说，“我要一把抓住他。使劲揪掉他的头发。”她又闭上眼睛，来回地晃动着她的头，用混浊不清的声音不停地嘟囔着。妈仍只是用厚纸板扇着。

罗撒香可怜兮兮地望着老婆婆。她低声说：“她病得真是不轻